

红楼梦韵文选释

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

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

毛泽东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

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目 录

序言·····	(1)
《石头记》缘起·····	(13)
贾雨村 对月寓怀·····	(16)
好了歌·····	(19)
《好了歌》注·····	(20)
西江月二首·····	(28)
护官符·····	(34)
警幻仙姑赋·····	(40)
金陵十二钗又副册题咏·····	(49)
金陵十二钗副册题咏·····	(54)
金陵十二钗正册题咏·····	(56)
红楼梦十二支曲·····	(71)
红楼梦引子·····	(71)
终身悟·····	(74)
枉凝眉·····	(77)
恨无常·····	(81)
分骨肉·····	(84)
乐中悲·····	(86)

世难容	(91)
喜冤家	(95)
虚花悟	(98)
聪明累	(102)
留余庆	(105)
晚韶华	(108)
好事终	(112)
飞鸟各投林	(116)
嘲顽石	(119)
贾宝玉 寄生草·参禅	(123)
谜语八则	(126)
贾宝玉 四时即事诗	(135)
春夜即事	(135)
夏夜即事	(136)
秋夜即事	(138)
冬夜即事	(139)
林黛玉 葬花辞	(143)
贾宝玉 红豆词	(152)
林黛玉 题旧帕三首	(156)
白海棠诗	(161)
贾探春 咏白海棠	(161)
薛宝钗 咏白海棠	(162)
贾宝玉 咏白海棠	(163)
林黛玉 咏白海棠	(164)
史湘云 白海棠和韵二首	(165)
林黛玉 代别离·秋窗风雨夕	(171)

芦雪庭即景联句·····	(176)
真真国女儿所作诗·····	(186)
林黛玉 五美吟·····	(189)
林黛玉 桃花行·····	(198)
柳絮词·····	(203)
史湘云 如梦令·····	(203)
贾探春 南柯子(上半阙)·····	(204)
贾宝玉 南柯子(下半阙)·····	(205)
林黛玉 唐多令·····	(206)
薛宝琴 西江月·····	(207)
薛宝钗 临江仙·····	(209)
凹晶馆即景联句·····	(213)
贾宝玉 姽婁画词·····	(224)
贾宝玉 芙蓉女儿诔·····	(232)
贾宝玉 紫菱洲歌·····	(267)
歌谣·····	(270)
林黛玉 琴词·····	(272)
贾宝玉 祭晴雯·····	(276)
贾宝玉 归彼大荒歌·····	(279)
《石头记》归结·····	(282)
后记·····	(286)

序 言

曹雪芹以他的长篇小说《红楼梦》在我国古典文学史上建树了不朽的功绩。《红楼梦》的思想性之高，艺术性之强，在中国古典小说史上是登峰造极的，堪称我国封建时代现实主义文艺的“压卷之作”。

“读其书如见其人”。从《红楼梦》看，曹雪芹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而且是一位猛烈冲击封建制度的思想家。从有关评论曹雪芹诗作的一些史料以及《红楼梦》里的韵文看，曹雪芹还是一位造诣很高的诗人。对他的诗，敦诚称赞说：

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披篱樊。

——《寄曹雪芹（沾）》

知君诗胆昔如铁，堪与刀颖交寒光。

——《佩刀质酒歌》

这就是说，曹雪芹写诗，论诗笔之奇特，直追李贺，打破常规；论诗胆之泼辣，如铁一般刚硬，如刀一样锋利。

曹雪芹的诗如同《红楼梦》八十回以后的书稿一样，几乎全部散佚。到目前为止，我们仅仅发现：①一首《自题画石诗》：“爱此一拳石，玲珑出自然。溯源应太古，堕世又何年？有志归完璞，无才去补天。不求邀众赏，潇洒做顽仙”；②十几首扎糊、绘画风筝的歌诀；③两个断句：“白

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④一个诗题《西郊信步憩废寺》和这首诗的几个韵脚“吟”、“深”、“阴”、“寻”、“林”。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憾事。幸好，曹雪芹在他的前八十回《红楼梦》中为我们保存了一百六十多篇韵文。这些诗篇证明，敦诚等人对曹雪芹诗作的称誉绝非虚美、过誉。

在《红楼梦》以前的古典章回小说里，作者也往往利用诗、赋、词、曲来写景、写人、叙事、抒情，然而多数作者为“写出自己的两首情诗艳赋来”，动辄“有诗为证”，给作品增添了累赘，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缺点。《红楼梦》里的韵文则冲破篱樊，标新立异。《红楼梦》里的韵文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作者直接写的评论性韵文，一类是替他的书中人物写的抒情性韵文。

《红楼梦》中那些作者直接写的评论性韵文，都和全书的主题有密切的联系，它们可以帮助读者提纲挈领地领会作品的思想内容。比如第四回的《护官符》和第一回的《好了歌》及注，都在全书中占有显要的地位，它们以精炼、形象的诗句，简要点明了《红楼梦》的政治主题。

《护官符》用四句“俗谚口碑”概括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富贵荣华：

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阿房宫，三百里，住下不金陵一个史。

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

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

为什么叫“护官符”呢？门子道：“如今凡作地方官的都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势极富贵的大乡绅名

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也难保呢！——所以叫做‘护官符’。”这正说明了象贾、史、王、薛四大家族这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因此，封建政权、封建政府本身“也总是要被这些大地主牵着鼻子走的”（列宁：《给农村贫民》）。《护官符》揭示出封建的国家机器作为地主阶级统治工具的性质，揭露了封建国家的罪恶和封建官僚政治的黑暗。《好了歌》及注虽然流露了一种“劫数难逃”的宿命论观点，但也高度集中而概括地勾画出了地主阶级在封建末世政治斗争中的急剧变化，揭示了它的必然衰败的命运。这种形象化的概括，说出了这样一番道理：盛筵必散，富贵难永，哪有万古不变，永世长存的“天理”！《好了歌》及注，实际上是一曲《红楼梦》的主题歌，它们形象地反映了“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预示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制度的必然灭亡。

第五回，曹雪芹还用诗、词、曲介绍了十五个女子的命运。在金陵十二钗图册题咏中介绍了“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的晴雯、“枉自温柔和顺”的花袭人、“平生遭际实堪伤”的香菱、徒有“停机德”的薛宝钗和空怀“咏絮才”的林黛玉、“虎兔相逢大梦归”的贾元春、“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的贾探春、“展眼吊斜晖”的史湘云、“终陷淖泥中”的妙玉、“金闺花柳质，一载赴黄梁”的贾迎春、“独卧青灯古佛旁”的贾惜

春、“哭向金陵”的王熙凤、“势败”“家亡”被人戏弄的巧姐、“枉与他人作笑谈”的李纨、因情“造衅”的秦可卿；《红楼梦十二支曲》中，《终身悟》、《枉凝眉》都是写林黛玉和薛宝钗的，《恨无常》写元春、《分骨肉》写探春、《乐中悲》写湘云、《世难容》写妙玉、《喜冤家》写迎春、《虚花悟》写惜春、《聪明累》写凤姐、《留余庆》写巧姐、《晚韶华》写李纨、《好事终》写可卿。这十五个女子，命运都是可悲的，是“原（元）应（迎）叹（探）息（惜）”的！终结曲《飞鸟各投林》把整个贵族阶级的命运作了总结：“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进一步揭示了《红楼梦》的政治主题。

《红楼梦》中的大量韵文是曹雪芹为作品中的人物写的。这些韵文是个性化了的，在揭示人物形象的思想方面起着很大的作用。这部分韵文不仅此一人物与彼一人物写的有着完全不同的风格。甚至一个人物在不同的环境与心情下所写的也不相同。曹雪芹虽然是“为人捉刀”，却一点儿也看不出斧凿的痕迹，把它们完全熔铸到了每一个具体的艺术形象之中。这在《红楼梦》之前是绝无仅有的。

《红楼梦》的主人公贾宝玉在封建卫道者贾政之流看来，是个“愚顽怕读文章”的“混世魔王”。然而，这个封建叛逆者却能写出那些八股文士根本写不出来的惊人诗句。

“大观园试才题对额”是他初露锋芒的时期。他以清新的见解和幽美的诗句批驳了贾政及其清客们平庸因袭的见解和俗陋不堪的诗句。随着他的思想性格的螺旋式发展，他的诗也在曲折地变化。当他与环境的冲突不明显时，他的诗是乐观

的，甚至表现着一种有闲阶级的闲情逸致。第二十三回的《四时即事诗》中，“眼前春色梦中人”、“倦绣佳人幽梦长”、“静夜不眠因酒渴”、“锦闼霜鸟衾睡未成”之类的诗句就是这种情态的表现。当他与环境发生冲突时，由于他看不到事物的本质，看不到自己的出路，又往往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第二十二回的那支《寄生草》：

无我原非你，从他不解伊。肆行无碍凭来去。

茫茫着甚悲愁喜？纷纷说甚亲疏密？从前碌碌却因

何？到如今，回头试想真无趣！

就是这种情绪的表露。这是一种虚无主义的反映，他恨不能毁灭自己的思想感情，以发泄自己内心的郁闷。《芙蓉女儿诔》（第七十八回）是他的叛逆性格发展到成熟时期的代表作。秦钟怀情病死、金钏儿投井丧命、尤三姐血染利剑、尤二姐吞金自杀……都在贾宝玉的脑海中泛起了不平的波澜。特别是他亲眼看到支持他叛逆行为的人物之一晴雯抱屈惨死，他那被压抑的痛苦的感情，犹如无可阻挡的洪流，冲破一切堤坝，汹涌澎湃地奔泻出来，汇成了洋洋一千五百言的《芙蓉女儿诔》。他以悲愤的心情对晴雯表示哀悼、怀念；对戕害无辜少女的封建势力则报之以愤怒、憎恶、诅咒。诔辞里写道：

忆女曩生之昔，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其为体则冰雪不足喻其洁；其为神则星日不足喻其精；其为貌则花月不足喻其色。……孰料鸩鸩恶其高，鹰鸢翻遭罟罟；蒺藜妒其臭，芷兰竟被芟租！……呜呼！固鬼蜮之为灾，岂神灵之有妒？毁谤奴之口，讨岂从宽？剖悍妇之心，忿犹未释！

这是一曲对具有反抗精神的女奴的赞歌，是对遭受迫害的奴

隶的深刻同情，是一篇向封建社会的挑战书，是对吃人的封建礼教的愤怒抗议。

林黛玉的诗作同样具有封建叛逆者的叛逆精神，但因为她与宝玉生活经历不同，诗风也就不一。林黛玉从小父母双亡，寄人篱下。生活环境使她对现实的刺激有高度的敏感。她善于通过诗词把内心世界的复杂感情集中地表露出来。由于她感情脆弱，遭遇不幸，常常感花伤己，见花落泪，藉花抒怀。她看到桃花飘落，便联想起自己的境遇。她在《葬花辞》（第二十七回）里写道：

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柳丝榆荚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年闺中知有谁？……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鲜艳能几时，一朝漂泊难寻觅。……尔今死去依收葬，未卜依身何日丧？依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依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诗中充满了孤独、悲凉、哀怨的气氛。这是一个被关在大观园这个令人窒息的黑暗王国里，一个不得自由呼吸的贵族少女特有的苦闷感情的自然流露。然而因为此时的林黛玉还没有与环境发生正面的冲突，封建礼教的魔爪还没有掐住她的脖颈，她还没有失去生活的信心，对未来还抱着纯真的幻想：

愿依此日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头！

何处有香丘？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杯净土掩风流；

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

林黛玉随着一天天地与环境发生乖离，封建礼教对她的压力就越来越大，她的生活理想实现的可能性就越越来越小，她也

就越来越感到孤立绝望。她借咏白海棠和菊花，抒发了内心蕴藏着深深的痛苦和幽怨：

娇羞默默同谁诉，倦倚西风夜已昏。（《咏白海棠》）

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咏菊》）

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问菊》）

醒时幽怨同谁诉：衰草寒烟无限情。（《梦菊》）

后来写的《秋窗风雨夕》：

罗衾不耐秋风力，残漏声催秋雨急；

连宵脉脉复颼颼，灯前似伴离人泣。

寒烟小院转萧条，疏竹虚窗时滴沥；

不知风雨几时休，已教泪洒窗纱湿。

这几乎是哭不成声了，但却更加有力地反映了封建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封建礼教加在一个贵族少女身上的压力。最后到抚琴中的琴词（第八十七回），则是对自己与贾宝玉在叛逆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爱情预感到不得实现的总结：

子之遭兮不自由，予之遇兮多烦忧。

子之与我兮心焉相投，思古人兮俾无尤。

人生斯世兮如轻尘，天上人间兮感夙因。

感夙因兮不可悛，素心如何天上月！

在封建闺范、“克己复礼”的卫道士薛宝钗的诗中，既看不到不满现实的反抗情绪，更没有悲观失望的情绪，她的诗总是那么“含蓄浑厚”、“淡雅庄严”，如她咏白海棠：

“淡极始知花更艳，愁多焉得玉无痕？”（第三十七回）这正是她那种“罕言寡语，人谓装愚；随分从时，自云‘守拙’”（第八回）的“克己”的反动性格的表露。“克己”

是手段，“复礼”是目的，不“克己”就不能“复礼”。“小不忍，则乱大谋”（《论语·卫灵公》）。对孔老二的这条遗训，薛宝钗是心领神会，身体力行的。因此，她表面上装得淡泊无为、文雅高洁，实际上野心勃勃、灵魂丑恶。贾元春省亲时，她题咏《凝晖钟瑞》匾额的诗（第十八回）：

芳园筑向帝城西，华日祥云笼罩奇。

高柳喜迁莺出谷，修篁时待凤来仪。

文风已著宣游昔，孝化应隆归省时。

睿藻仙才瞻仰处，自惭何敢再为辞？

陈词烂调，一味地恭维、阿谀，流露了求之不得的羡慕之情。薛宝钗也确实是想走贾元春的道路的。第四回写薛家进京的目的之一，就是送薛宝钗“待选”“嫔妃”或“才人赞善之职”的。她的那首咏柳絮的《临江仙》词（第七十回），集中表达了她的处世哲学和反动政治理想。全词是：

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蜂围蝶阵乱纷纷；
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万缕千丝终不改，
任他随聚随分。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这首词同林黛玉咏柳絮的《唐多令》：

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一团团、逐队成球。
飘泊亦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流！草木也知愁，
韶华竟白头。叹今生、谁舍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
凭尔去，忍淹留！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林黛玉感到妇女的命运如“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一样可悲可叹；薛宝钗则感到“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妇女应该被人戏弄。林黛玉感到

妇女的命运象柳絮一样无根无本，漂泊不定；薛宝钗认为有的人所以“随逝水”、“委芳尘”，是她们不合时宜。林黛玉说妇女任人戏弄、践踏，如同柳絮一般“嫁与东风春不管”，随处淹留；薛宝钗说：“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可以凭借“夫贵妻荣”这股“好风”直上青云。

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这三个主要人物因其思想性格不一，他们所写的韵文风格大不相同，而且随着各自思想性格的发展变化，写诗填词也不模型化。至于史湘云、贾探春、李纨等人的诗词也都和每个人的性格有密切联系。在这一点上，曹雪芹绝不离开生活的真实故意显示才华，他是把韵文作为《红楼梦》塑造人物形象的一种特殊的表现手法来运用的。例如他想通过饮酒赋诗的生活细节来嘲弄“呆霸王”薛蟠的庸碌无能、无耻下流，就只让他吟出“女儿悲，嫁了个男人是乌龟。女儿愁，绣房钻出个大马猴”（第二十八回）这样的胡说八道，作者绝不替这个不知诗为何物的恶少写出一首甚至是最坏的诗。这才符合生活的真实，符合薛蟠的性格。这是曹雪芹在小说创作中的一项大胆革新。它打破了古典小说孤立运用各种韵文的传统缺点，使之成为现实主义的技巧，丰富了塑造人物形象的表现手法。

曹雪芹毕竟是一位二百多年前的、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的作家。他处的时代、他出身的阶级，都不能不在他的世界观里留下难以磨灭的烙印。这从《红楼梦》里的韵文看得分外清楚。

在《红楼梦》开卷第一回，作者借“石头”之口写下这样一偈：

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

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

这一偈可以看作是曹雪芹世界观中消极因素的集中表现。理由是：由顽石“幻形入世”的贾宝玉是曹雪芹精心塑造的正面人物，是贯串《红楼梦》全书的主人公，他在贾宝玉身上无疑地倾注着自己的理想。贾宝玉“无才可去补苍天”的自我嘲讽，来源于曹雪芹由于“补天”不成而产生的悲愤；贾宝玉的这种封建主义思想植根于曹雪芹头脑中的封建传统观念。尽管“补天”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有它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同农民起义军所进行的“翻天”斗争相比，则明显地看出了它的保守性和改良主义色彩。由于他不积极主张“翻天”，而是“除弊”以“补天”，所以对进行“翻天”斗争的农民起义军就贬为“贼盗”、“流寇”。在贾宝玉的那篇《姽婁词》中写道：

明年流寇走山东，强吞虎豹势如蜂；
王率天兵思剿灭，一战再战不成功；

.....

表现出他对农民起义的敌视态度。由于他渴望“有才”的人来补缀那个残破的“天”，对王熙凤和贾探春这两个有统治才能的人，在批判她们的险恶、冷酷的同时，对她们的所谓“才干”流露了无限赞赏的思想情绪。金陵十二钗正册题咏中所谓“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探春），
“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凤姐），这与其说是对探春、凤姐的惋惜，不如说是对破败贵族之家及其所代表的没落阶级的哀叹。

曹雪芹世界观的局限还表现在对生活破灭的宿命的归结上。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败落，无疑是贵族阶级

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而在曹雪芹的主观解释里却归之于“否极泰来，荣辱自古周而复始”的宿命的循环。比如：《红楼梦》第五回《红楼梦十二支曲》中的总结曲《飞鸟各投林》，在表现贵族阶级腐败没落的同时，进行了“冤冤相报自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的宿命论的迷信说教；宝、黛爱情悲剧，从客观效果来看，是对封建礼教的控诉，是对封建社会“吃人”本质的揭露，却被渲染成大荒山神瑛侍者和绛珠仙草的一段“木石前盟”；其它的主要人物，也早在太虚幻境的“薄命司”里就有了注定每个人命运归结的底册，而且现实生活中每个人的诗词、谜语、酒令，以至部分人物的名字，都暗含着她们不可避免的“运数”。

在《红楼梦》中，这种宿命的、虚无的悲观主义思想感情的渲染，又是和所谓“色空”观念纠缠在一起的。所谓“因空见色，由色入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所谓“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甲戌本凡例）即是其例。《红楼梦十二支曲》中的那支《虚花悟》，更是曹雪芹“色空”观念的集中表现。由于“色空”观念作祟，有时曹雪芹甚至把贵族统治者的荒淫无耻同青年男女的悲惨遭遇混为一谈，如贾瑞垂涎凤姐死于“风月宝鉴”，秦可卿与贾珍私通被人撞见而悬梁自尽（定稿时删去），这本来同金钏儿投井夭亡、晴雯抱屈惨死、司棋撞壁丧生、尤三姐血染利剑、鸳鸯被逼自缢……是毫无共同之处的，曹雪芹却一言以蔽之：“宿孽总因情”！《红楼梦》中的这种“色空”观念是个客观存在，无须否认。但是并不如俞平伯所说，“色空”是“红楼梦的主要观念”（《红楼梦简论》）。如果按照俞平伯的这种反动唯心主